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

聖學

康熙九年庚戌十月丁酉

上諭禮部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學以資啓沃之功朕於政務餘閒惟日研精經史念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宜即舉行爾部其詳察典例擇吉具儀以聞

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丁未

上諭學士傅達禮等曰人主臨御天下建極綏猷未有不以講學明理為先務朕聽政之暇即於宮中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向來隔日進講朕心猶然未愜嗣後爾等須日侍講讀闡發書旨為學之功庶可無間

三月甲戌

上諭學士傅達禮曰朕以修葺宮殿明日移駐瀛臺暫留

數日夫進講所以致知蓄德期於日新未容少間講官其日至瀛臺如常進講又

諭曰學問之道在於實心研索使視為故事講畢即置之度外是徒務虛名於身心何益朕於諸臣進講後每再三紬繹即心有所得尤必考正於人務求道理明徹乃止至聽政之暇無間寒暑惟有讀書作字而已因

御書一行賜觀曰人君之學不在此朕非專工書法但暇時游情翰墨耳

五月壬申

上諭學士傅達禮等曰學問之道必無間斷方有裨益以後寒暑不必輟講

九月甲戌

上諭講官熊賜履曰朕觀爾等所撰講章較張居正直解更為切要熊賜履奏曰臣等章句小儒不過敷陳文義至於明理會心見諸日用則在

皇上自得之也

上曰講明道理乃為學切要功夫修已治人方有主宰若未明理一切事務於何取則又
諭曰學問之道畢竟以正心為本熊賜履奏曰
聖諭及此得千古聖學心傳矣
己卯
上諭講官熊賜履曰大學格物二字包括無餘但其間有根本有切要非泛騖於器數之末為支離無本之學也
又

諭曰天地古今大本大原只是一理故曰一以貫之然則博文約禮工夫合當如是

十月戊戌

上諭講官等曰人心至靈出入無鄉一刻不親書冊此心未免旁騖朕在宫中手不釋卷正為此也

十一月壬申

上諭侍讀學士喇沙里曰朕在宫中博觀典籍見宋儒周敦頤太極圖義理精奥實前賢所未發朕嘗極意探索

究其指歸可命學士熊賜履編修葉方藹張英修撰韓菼等各撰太極圖論一篇朕親覽焉

康熙十三年甲寅九月壬戌朔

上諭學士傅達禮曰日講關係重大日月易邁恐致荒疎雖當此多事之時不妨乘間進講於軍事無悞工夫不間則裨益身心良非淺鮮爾衙門議奏尋翰林院奏曰機務繁重請間一日進講

上曰軍機事情有間數日一至者亦有數日連至者非可

限以日期其仍每日進講以慰朕惓惓嚮學之意

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己未

上諭講官喇沙里徐元文曰嗣後經筵講章稱頌之處不得過為溢辭但取切要有裨實學其諭各講官知之

十月癸酉

上諭講官喇沙里等曰經書屢經講讀朕心業已熟曉通鑑一書事關前代得失甚有裨於治道作何揀擇撰擬講章進講爾等議奏

康熙十六年丁巳五月己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帝王之學以明理為先格物致知必資講論向來日講惟講官敷陳講章於經史精義未能研究印證朕心終有未慊前曾諭内閣諸臣或朕自講朱註或解說講章内閣諸臣奏稱朕宜隨便發明書旨不必預定規程令思講學必互相闡發方能融會義理有裨身心以後日講或應朕躬自講朱註或解說講章仍令講官照常進講爾等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議奏

癸卯

上諭講官等曰爾等進講經書皆内聖外王修齊治平之道朕亦孜孜詳詢每講之時必專意以聽但學問無窮不在徒言惟當躬行實踐方有益於所學爾等仍愈加直言毋有隱諱以助朕好學進修之意

康熙十七年戊午五月己未

上諭講官等曰講章内言敬者德之聚朕思誠敬一理敬又為誠之本也

康熙十九年庚申六月甲申

上以御書賜大學士等諭曰朕萬幾餘暇留心經史時取古人墨蹟臨摹雖好慕不衰未窺其堂奥歲月既深偶成卷軸卿等佐理勤勞朝夕問對因思古之君臣美惡皆可相勸故以平日所書賜卿等方將勉所未逮非謂書法已工也卿等其知朕意又以

御書賜學士等諭曰爾等日侍講筵夙夜匪懈啓沃之暇每以朕書為請朕萬幾餘閒研精典籍閒取古人墨蹟

臨摹爾等既為文學侍從之臣即有成就德業之責故因所請輒以頒賜其悉朕意

十月丁未

上御懋勤殿親講易經噬嗑卦辭講官庫勒納葉方藹等進所撰乾坤二卦總論

上覽畢諭曰卦爻之義原各不同即如噬嗑一卦中四爻主用刑者言初上二爻主受刑者言每爻各有取義必得總論發揮方覺全卦之義了然諸卦俱可倣此撰進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庚午

上御乾清宮講官牛鈕等進講睽卦彖象畢

上曰講義云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此必認得道理真乃為無弊否則反為乖戾矣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八月庚子朔

上諭講官等曰朕每日未明求衣坐待部院奏事既畢然後入講不惟遲延晷刻亦且稽悞工夫自後於未啓奏前進講方得從容議論多所發明自是講官待漏宮門

甫辨色

上已御經筵矣

辛丑

上諭講官等曰經筵關係大典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於治理向來所擬經筵講章但切君身此後當兼寓訓勉臣下之意庶使諸臣皆有所警省

壬戌講官進講易豐卦三節

上曰彖傳講章云驕心一生何所不至故聖人惕之以憂

此所發明極是滿招損謙受益聖人久安長治之道只在能持滿而已

十月辛酉

上諭講官張玉書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朕見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終日講理學而所行之事全與其言悖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皆與道理脗合此即真理學也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三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前奉
太皇太后詣五臺山覽觀山川形勢一一親歷其境每臺所製碑文出自一時結構爾等可詳加斟酌近見漢人中有自負才高所作文不容人點竄此習俗之可鄙文之所以不工也

四月庚子

上御乾清宮親講易乾卦亢龍有悔一節講畢
諭講官等曰亢龍有悔一節何以注在不應講之列天道

人事亢則有悔易中所言無非此理正宜以此為戒不必避忌以後繫辭講章不分應講與不應講俱以次逐節進講

十一月乙丑

上南巡泊舟燕子磯讀書至三鼓侍講學士高士奇奏請宜少節養

上諭曰朕自五齡即知讀書八齡踐阼輒以學庸訓詁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後愉快日所讀書必使字字成誦

從來不肯自欺及四子之書既已通貫乃讀尚書於典謨訓誥之中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見之施行及讀大易觀象玩占於數聖人扶陽抑陰防微杜漸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覆探索必心與理會不使纖毫扞格實覺義理悅心故樂此不疲耳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月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從來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須先明理而學道之人亦貴能文章朕觀周程張朱諸

子之書雖主於明道不尚辭華而其著作體裁簡要晰
理精深何嘗不文質燦然令人神解意釋至近世則空
疎不學之人借理學以自文其陋岸然自負為儒者究
其意解不出庸夫之見真可鄙也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己未

上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庫勒納張英曰爾等每日將講章
捧至乾清門預備諳講筵行禮進講為時良久妨朕披
覽功著暫停止春秋禮記朕在内每日講閱其詩經通

鑑講章俱交與張英令其齎至内廷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四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史事所關甚重若不參看實録虛實何由悉知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豈可空言文飾乎如明代纂修元史限期過迫以致要務多漏且議論偏詖殊乖公正俟明史修成之日應將實録並存令後世有所考據從來論人甚易自處則難若不審己之所行而徒輕議古人雖文詞可觀亦何足道朕

嘗博覽羣書於古之聖君哲后未敢漫加評隲也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二月甲子

上南巡至江寧府民王來熊獻鍊丹養身秘書一冊

諭扈從諸臣曰朕於經史之餘所閱載籍多矣凡鍊丹修養長生及師巫自謂前知者皆妄誕不足信但可欺愚民而已通經明理者斷不為其所惑也宋司馬光所論甚當朕有取焉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

乙丑

上駐蹕江寧幸觀象臺

諭學士李光地曰郭守敬儀器不可行於今由不知恒星與天動故也自古史志歷法多不可信質之以理類空言無實如熒惑退舍之說天象垂戒理則有之若果退舍後來推算者以何積算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正月甲寅

上御乾清門召大學士九卿等至

御座前

上取性理展閱指太極圖謂諸臣曰此所言皆一定之理無可疑論者又指五聲八音八風圖曰古人謂十二律定而後被之八音則八音和奏之天地則八風和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至其言樂律所關如此其大而十二律之所從出其義不可不知如律吕新書所言算數專用徑一圍三之法此法若合則所算皆合此法若舛則無所不舛矣朕觀徑一圍三之法用之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圍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

至於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竒等而上之其為舛錯可勝言耶因取方圓諸圖指示諸臣曰所言徑一圍三止可算六角之數若圍圓則必有竒零其理具在目前甚為明顯朕觀八線表中半徑勾股之法極其精微凡圓者可以方算開方之法即從此出遂用方圓諸圖逐一驗算無不脗合又

諭曰黄鐘之管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此舊說也其分寸若以尺言則古今尺制不同自朕觀

之當以天地之度數為準至隔八相生之說聲音高下循環相生復還本音必須隔八此一定之理也隨

命樂人取笛和瑟次第審音至第八聲還本音

上曰此非隔八相生之義耶以理推之固應如是又

諭曰算數精密即河道閘口流水亦可算晝夜所流分數其法先量閘口闊狹計一秒所流幾何積至一晝夜則所流多寡可以數計矣又

命取測日晷表以

御筆畫示曰此正午日影所至之處遂置乾清門正中令諸臣候視至午日影與
御筆畫處恰合毫髮不爽諸臣等奏曰臣等今日仰承
聖訓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勝懽慶之至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五月甲寅
上諭翰林院朕流覽載籍見分類諸書雖各有所長尚多未備唐類函可謂詳贍然唐以後典故藝文亦未採録可依唐類函體例自唐迄明輯成完書以資觀覽

閏五月戊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古先聖賢所著訓詞於學者礪行之道讀書之法居官治民之事無不該備果能孳孳行之自有無窮之益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七月甲午

上諭殿試讀卷諸臣曰作文者無不論理然徒能言而不能行亦奚益哉朕觀性理一書大指只一誠字人可不以誠自勉乎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五月丙午

賜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一百四十餘員

御書有差

諭曰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本朕四十餘年惟日兢兢未嘗晷刻稍釋萬幾自警有始無終之誚念茲在茲也政事稍暇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摹字幅以

賜卿等

十月壬午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元龍等遵

旨各書綾字一幅進呈

上諭曰學書須臨古人法帖其用筆時輕重疎密或疾或徐各有體勢宮中古法帖甚多朕皆臨閱有李北海書華山寺碑字極大臨摹雖難朕不憚勞必臨摹而後已朕素性好此久歴年所毫無間斷也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四月戊戌

上發出大學士熊賜履所呈明神宗熹宗以下史書四本諭大學士等曰朕自沖齡即每事好問明時之太監朕皆

及見之所以彼時之事朕知之甚悉太監魏忠賢惡跡史書僅記其大略而已猶未詳載也明末之君多有不識字者遇講書則垂幔聽之諸事皆任太監辦理所以生殺之權盡歸此輩也又

諭曰此書所載楊漣左光斗死於北鎮撫司獄中聞此二人在午門前受御杖死太監等以布裹尸出之至於隨崇禎殉難者乃太監王承恩因此

世祖章皇帝作文致祭並立碑碣此書載太監王之心從

死明係錯悞至於本朝興兵聲討之故書內並未記載可問熊賜履王鴻緒等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月丁酉

上諭講官等曰古今講道學者甚多尤好非議人彼亦徒能言之而言行相符者蓋寡是以朕不尚空言斷不肯非議古人何以言之蓋人各有長短棄短取長始能盡人之材若必求全責備稍有欠缺即行指摘此非忠恕之道也故孔子當時惟節取人之善隱諱人之短凡事

求諸已不非諸人是豈可少容私意於其間乎又人見講道學之人或不見用輒為太息以為果見用必有可觀此亦徒見其空言而云然也若果見用言行亦未必相符惟宋司馬光編輯資治通鑑論斷古今盡得其當而後之論者反未嘗置諸講道學之列司馬光乃宋朝名相言行相符由此以觀不在空言也故君子先行後言果如周程張朱勉行道學之實者自當見諸議論若但以空言而講道學斷乎不可朱子洵稱大儒非泛言

道學者可比擬也

七月乙卯

上諭大學士翰林等官曰朕自幼好臨池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凡古名人之墨蹟石刻無不細心臨摹積今三十餘年實亦性之所好即朕清字亦素敏速從無錯悞凡批答督撫摺子及硃筆諭旨皆朕親書並不起稿其事之稍有關係者雖歲月經久亦不遺忘故批發之旨俱存所司朕處全無底稿也

八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覽過之書雖日月間隔不甚遺忘今雖年歲稍增而記性更進即目前陳列諸書內欲稽考某卷某字但指令近侍取之亦可即得不至錯悮大約存心清虛不但事不遺忘於養生亦為有益

十一月己亥

上諭欽天監初一日日食朕用儀器測驗午正一刻十一分初虧未初三刻二分食甚申初一刻復圓查七政歷

未初三刻二分日月合朔新法推算必無舛錯之理此

舛錯或因悮寫字畫或因算者忽略將零數去之太多

亦未可定著詳察明白具奏

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明史關係極大必使後人心服乃佳宋

史成於元元史成於明其中是非失實者多是以至今

人心不服有明二百餘年其流風善政誠不可枚舉令

之史官或執已見者有之或據傳聞者亦有之或用稗

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書何能盡善孔子聖人也猶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當今之世用人行政規模法度之是非朕當自任無容他諉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當後人將歸責於朕不可輕忽也是以朕為明史作文一篇爾等可曉諭九卿大臣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十一月壬申大學士等以鄂羅斯貿易來使齎至原文及譯出之文進呈

上閲之諭大學士等曰此乃喇提諾托多烏祖克鄂羅斯三種文也外國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聲上聲去聲而尚有入聲其兩字合音甚明中國平上去入四韻極精兩字合音不甚緊要是以學者少漸至棄之問翰林官四聲無不知者問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有之特不全耳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月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翻譯之事大有關係向年纂修

實錄所譯朝鮮表文滿漢文意皆不相符前大學士圖海

杜立德呈朕親覽朕兩年苦心尋譯始得將文義完美

作史之事殊為重大一字不可輕易增減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六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醫書與儒書不同儒者之書皆言

五倫之理作文者據以發揮雖文之優劣各由乎人然

其理總不出五倫之外若醫書開一方於前又列數方

於後果此一方盡善則彼數方者又何用乎以此揆之彼著醫書之人已自不能無疑也至藥性宜於心者不宜於脾宜於肺者不宜於腎好服補藥者猶人之喜逢迎者也天下豈有喜逢迎而能受益者乎朕從不服藥至使人推摩亦非所宜推摩則傷氣朕從不用此法朕之調攝惟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如是而已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月庚寅

上問大學士等曰爾等知山東碣石等山脈從何處來乎

李光地奏曰大約從陜西河南來

上曰不然山東等山從關東長白山來即如山海關與山東登萊相對渡海不過二百里中係海套凡山東泰岱諸山來脉俱從長白山來來龍甚遠不知里數至於濟水伏流三處其實不止濟水凡水發源處多是伏流黄河九曲其實不止九曲其大曲有九其小曲不知有幾千黄河從崑崙來未到積石亦是伏流即如長江之水書云岷山導江似乎江源在岷山其實不在岷山亦從

崑崙來也伏流到岷山更不伏流矣此等事讀書人未必能盡知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三月己巳欽天監奏京城及各省月食分數

上曰朕嘗習算法天文地理靡不詳究月食三分以上者例當入奏不及三分者不奏此疏言雲南四川兩省月不食因地之體圓月之所食被其所掩而人不見若以不見之故而即書不食則人不知之矣

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留意典籍編定羣書比年以來如朱子全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廣羣芳譜並其餘各書悉皆修纂次第告成至於字學並關切要允宜酌訂一書字彙失之簡略正字通涉於汎濫兼之四方風土不同南北聲音各異司馬光類篇分部或有未明沈約之聲韻後人無不訾議洪武正韻雖多駮辨迄不能行仍依沈約之韻朕嘗參閱諸書究心考証凡蒙古西域洋外

諸國多從字母而來音由地殊難以牽引大抵天地之
元音發於人聲人聲之象形寄於點畫今欲詳略得中
歸於至當增字彙之闕遺刪正字通之繁冗勒為成書
垂示永久爾等酌議式例具奏

康熙五十年辛卯二月辛巳

上御經筵諭大學士等曰從來經筵之設皆帝王留心學
問勤求治理之意但當期有實益不可止飾虛文朕觀
前代講筵人主惟端拱而聽默無一言如此則雖人主

不諳文義臣下亦無由而知之若明萬歷天啓之時何甞不舉行經筵特存其名耳何裨實用朕御極五十年聽政之暇勤覽書籍凡四書五經通鑑性理等書俱曾研究每儒臣逐日進講朕輒先為講解一過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協之處亦即與諸臣反覆討論期於義理貫通而後已葢經筵本係大典舉行之時不可以具文視也

四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朱子全書凡天文地理樂律歴數俱非泛然空論皆能確見其所以然之故朕常細加尋繹欲求毫釐之差亦未可得即如徑一圍三畸零之數講論已自通徹尚有留待後人參考之語其虚心不自是如此黄鍾之管朕曾試過葭管飛灰未經候驗但南北地形高下不同一時難於定凖令如暢春園距京城觀星臺地形便微有不同至於各省或同此一時未必同此一刻矣

十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文歷法朕素留心西洋歷大端不悮但分刻度數之間久而不能無差今年夏至欽天監奏聞午正三刻朕細測日影是午初三刻九分此時有舛錯恐數十年後所差愈多猶之錢糧微塵杪忽雖屬無幾而總計之便積少成多此事實有証驗非比書生作文可以虛詞塞責也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十月癸亥

上諭大學士李光地曰爾曽以易數與衆講論乎算法與易數脗合朕在淵鑒齋凡閲諸書必求其實曽將算法與朱子全書對較過今人看正書者少宋儒講論性理亦未嘗不作詩賦但所作詩賦皆純厚朱子以蘇軾所作文字偏於粉飾細閲之果然若看聖賢講論性理諸書雖賦性魯鈍及至日就月將定有裨益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七月乙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算法律呂等韻探究本原皆已明晰

黄鍾為最要凡數學以及斗斛尺度無不繫乎其中也

九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朱子全書四書註解刻竣可速頒行又

諭曰孟子云排淮泗而注之江朱子謂淮水不入江古今

水道不同當時淮水或有入江之跡後來湮塞亦未可

知孟子必無錯處李光地奏曰臣等止知導淮自桐栢

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皇上此論誠發千古所未發也

上曰爾等傳諭九卿有真實留心性理正學之人各舉所
知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四月癸酉

上諭和碩誠親王允祉等曰古歷規模甚好但其數目歲
久不合今修歷書宜依古之規模用今之數目為善

十月己巳朔

上諭和碩誠親王允祉等曰北極高度黄赤距度於歷法
最為緊要著於瀋寧居後每日測量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三月乙丑

上諭領侍衛内大臣等曰朕常講論天文地理及算法聲律之學爾等聞之輒奏曰皇上由天授非人力可及如此稱譽朕躬轉掩却朕之虛心勤學處矣爾等試思雖古聖人豈有生來即無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學習而成務學必以敬慎為本朕之學業皆從敬慎中得來何得謂天授非人力也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常立小旗占風并令直隸各省凡起風下雨時一一奏報見有京師於是日起西北風而山東於是日起東南風者古人云隅里不同風此言最確又嘗考驗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驚百里若霹靂則不過七八里也至於礮響竟聞二三百里從前蘆溝橋演礮天津皆聞之此其驗也書籍所載雖不可盡信然亦有鑿鑿可憑者書中云北方苦寒之處冰結十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淵鑑類函有云鼷鼠有重至

萬觔者今亦有之其身如象其牙亦似象牙但稍黄耳此皆與古書相符者也又

諭曰地理上應天文宋儒云天下至大不可執中國地方推算其言甚精而有理中國山脈皆由崑崙而來彼地方四面有江土人呼崑崙為枯隴又云疆地推算天象中國與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内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東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相合之處也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四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每讀書至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二語不能無疑所謂雨暘時若是矣若雨竟不能破塊可乎點綴文章無所不可如講到實際不能無議也即如東南西北之風朕細加體驗俱從旁來下雨亦有時候每月十八二十二二十四等日朕留心占驗往往有雨惟京師雨澤每年至四月或畧愆期耳陰晴雨雪地方時候各有不同如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處從未以旱潦

報荒朕御極以來每年北地之雪不過三四寸許從未見有盈尺者昔年南巡在浙江曾見有尺許之雪此外從未之有也

七月戊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前閲

太宗文皇帝實録所載戰敗明朝滿貴何雲龍馬登雲孫祖壽四總兵時天正大霧人覿面不相見敵營火礮鳥鎗施放不絶樹木枝葉皆燬

太宗文皇帝恐我兵受傷遣副都統覺羅艾塔往視艾塔回奏曰敵之火礮鳥鎗止損樹木我兵並無傷者可見上天祐護非人力所能至也夫天象最難揣測而機之所動亦可預知朕少年時在興安嶺上行茂林中雷聲漸迅乃避出茂林震雷忽作少頃雷止遣人往視樹木皆為所擊此乃朕親歷之事也大學士等奏曰向者皇上駐蹕湯泉時傳諭作速移出樹林甫經移定迅雷立至衆人無不驚異

上因諭左都御史徐元夢等曰朕嘗留心格物之學如霹靂碪形質各殊隨地而異今各蒙古瀚海沙漠等處嘗拾得銅鐵或如鎗頭或如箭鏃錐刀之類者葢雷斧也雷書云雷斧銅鐵為之咸京烏喇諸地則皆石色微青黑而通明映之瑩如玻瓈其在西洋者石色沉綠明澈無異此雷楔也博物志云人間往往得石形如斧刀名霹靂楔者是已又有雷墨雷鑽雷鎚不過以狀異名要皆金石質也唐人雜記謂玉門西有雷廟國人年年出

鑽以給雷用是誠謬言夫雷火所至萬物俱化斧楔乃雷氣之所化耳其或金或石者隨地氣而使然也

八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徧覽明代實録未録實事即如永樂修京城之處未記一字史臣但看野史記録錯悞甚多朕又覽史記漢書亦僅文詞之工記事亦有不實處即如所載項羽坑秦卒二十萬夫二十萬卒豈有束手待斃之理乎

十一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為君之道要在安静不必矜奇立異亦不可徒為誇大之言程子曰人不學為聖人皆自棄也此語亦屬太過堯舜之後豈復有堯舜乎昔人有言孟子不足學須學顏子此皆務大言不務實踐者朕自幼喜讀性理書中千言萬語不外一敬字人君治天下但能居敬終身行之足矣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二月乙卯

上諭内閣學士蔣廷錫曰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相合爾將此全圖並分省之圖與九卿細看倘有不合之處九卿有知者即便指出看過後面奏

十月壬子

上諭内閣學士長壽曰朕覽邵子聲音圖於各國聲音有不能該括處朕於聲音之學究心二十餘年雖未親至鄉里而鄉里人之聲音無不悉知即如清字之音有漢

字所無者漢字之音亦有清字所未備者朕將此聲音圖討論多日欲該括各國聲音斷乎不能朕以為性理精義内郎子聲音圖宜仍用漢字其清字圖可以不用蒙養齋修書舉人王蘭生諳曉音韻之學爾與之商酌觀其意見如何並將此旨與漢大臣同閱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聖祖仁皇帝聖訓卷六至九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陳秉寧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六

聖治一

康熙八年己酉六月戊寅

上諭户部朕纘承

祖宗丕基乂安天下撫育羣生滿漢軍民原無異視務俾各得其所乃愜朕心比年以來復將民間房地圈給旗

下以致民生失業衣食無資深為可憫嗣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爾部速行曉諭示朕嘉惠生民至意至於旗人無地亦難資生應否以古北口等邊外空地撥給耕種其令議政王貝勒大臣確議以聞

康熙九年庚戌十月癸巳

上諭禮部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為亟而以教化為先其時人心醇良風俗樸厚刑措不用比戶可封長治久

安茂登上理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近見風俗日敝人心不古囂凌成習僭濫多端狙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或豪富凌轢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或惡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詐害善良萑苻之刦掠時聞讐忿之殺傷屢見陷罹法網刑所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憲典難寬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導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孝弟以重人倫

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
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
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
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
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
以上諸條著通行曉諭八旗并直隷各省府州縣鄉村
人等切實遵行

康熙十一年壬子八月癸丑

上諭禮部帝王致治首在維持風化辨別等威崇尚節儉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樸治化休隆近見內外官員軍民人等服用奢靡僭越無度富者趨尚華麗貧者互相效尤以致窘乏為非盜竊詐偽由此而起人心囂凌風俗頹壞其於治化所關非細令應作何分別務行禁止著九卿科道會同嚴加確議定例具奏

十二月戊午

上諭講官等曰漢官中有以言官風聞言事請者朕思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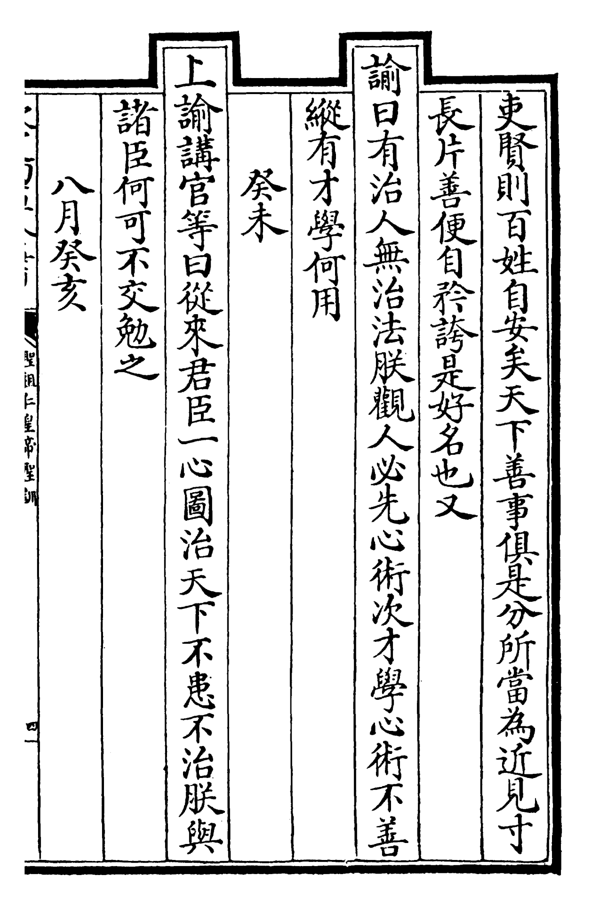
愛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濟私人主不察必至傾害善良擾亂國政為害甚鉅

又

諭曰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虚耗元氣上下訌囂民生日蹙深可為鑒

康熙十二年癸丑三月癸酉

上諭學士熊賜履等曰從來民生不遂由於吏治不清長


吏賢則百姓自安矣天下善事俱是分所當為近見寸
長片善便自矜誇是好名也又
諭曰有治人無治法朕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
縱有才學何用
癸未
上諭講官等曰從來君臣一心圖治天下不患不治朕與
諸臣何可不交勉之
八月癸亥

上諭講官等曰致治之道不宜太驟但須日積月累久之自有成效朕平日讀書窮理總是要講求治道見諸實行不徒空言耳

十月乙巳

上諭講官等曰人主勢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須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至差錯即有差錯自能省改若任意而行漫不加謹鮮有不失之縱佚者朕每念及此未嘗一刻敢暇逸也

十二月辛丑

上諭八旗都統副都統六部滿尚書等曰滿洲乃國家根本宜加軫恤近見滿洲貧困迫於逋負者甚多賭博之風禁之不止皆由都統副都統佐領等不加憐憫而訓導之以至於此且滿洲習俗好為嬉戲凡嫁娶喪祭之儀過於糜費不可枚舉蒙古崇奉喇嘛罄其家貲不知顧惜此皆愚夫偏信禍福之說而不知其終無益也我

太祖

太宗之世亦此滿洲也其時都統副都統佐領諸臣以今較之相去何如彼時行兵出獵諸役亦未嘗少於今時然而不為逋負所迫食用饒裕者人能節儉故也爾等若能各修厥職不負委任禁嬉戲無益之事勸善懲惡則自然感化矣近見爭奪佐領紛紛控告但知希圖榮貴而不知愛養所屬之道又或合佐領下另戶家長不令披甲而偏徇私情令奴僕披甲者甚多宜槩行嚴禁或二三佐領或四五佐領酌量歸併令閑散滿洲披甲

則滿洲壯丁各得食糧庶可稍資生理爾等其詳議以
聞

康熙十六年丁巳五月癸巳

上諭講官等曰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君子
小人勢不並立孟子所謂一暴十寒於進君子退小人
親賢遠佞之道最為明快人君誠不可不知也

康熙十七年戊午正月丙申

上諭廣東巡撫金儁曰廣東地方當用兵之後爾至彼處

務加意撫綏保靖巖疆惠養百姓軍中糧餉固屬急需而民生疾苦尤宜體恤必令兵民相安方為兩全之道至驛遞關係軍機最屬緊要水陸兩路務須安置得宜毋致騷擾驛站貽累地方爾悉心料理以副朕委任之意

九月癸卯

上諭講官等曰朕觀高宗傅說諄諄以納誨輔德為言可見自古君臣必一德一心至誠感孚為上者實心聽納

以收明目達聰之用為臣者實心獻替以盡責難陳善之忠然後主德進於光大化理躋於隆平後世君臣之閒徒尚虛文中鮮實意治不逮古職此故耳

康熙十八年己未八月戊子

上諭九卿詹事科道等曰自古設立臺省原係朝廷耳目之官上之則匡過陳善下之則激濁揚清務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稱厥職近見言官徇私好名者不可勝數朕自臨御以來每期言路諸臣化其偏私實陳得失

輔登上理須有以風聞言事請者試約畧論之如今之
章奏已見施行者雖不明言為風聞何嘗不是風聞令
若開風聞之條使言事者果能奉公無私知之既確言
之當理即當敷陳何必名為風聞方入告也倘生事之
小人恃為可以風聞入告但徇已之好惡必致擅作威
福以行其私彼言之者既無確見聽之者安能問其是
非故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正所以誡言之
無據謀之自專也况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導之以理曉

之以法待臣下須寛仁有容不因細事而即黜之所以體羣士也用人則隨才器使無求全責備之心蓋以人材有不齊也若闗天下之重朋黨徇私之情皆國家可系可言之大事不但科道而已有志之臣民槩可以言之何在區區風聞之言能斂戢奸貪之志氣哉治國家者在有治人不患無治法耳

己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損益期於

盡善原無數百年不敝之法果屬不可行者自應參酌時宜歸於可久至於制度既定事可遵行不宜議論紛紜朝更夕改近閱奏章亦有不思事之可否但欲徒為更張或粗識數字即為大言準之事理殊屬茫昧如徒逞空言無補實用其誰不能且明末一切事例游移不定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以致淪亡此皆爾等所親見亦衆所共知今後凡條奏本章爾大學士等務加詳酌

辛卯

上命吏部侍郎哲爾肯屯泰傳
諭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曰今將科道兩衙門本章情弊無
益國計民生之處一一講晰卿等必有至公之論但有
所見即直言無隱即如科道條陳一事部議准行又有
科道官言其不可者倘朝更夕改何以取信於天下如
舉才能一事人之材具不一有能理繁者有操守好者
有練習事務者自古選賢任能為治之大道與論俸不
同其法未嘗不善即

世祖章皇帝時亦曾行之偶有徇私作弊之人將不肖寡廉者薦之因一人而其法遂壞自朕親政以來如鹽差關差數行更換以後條陳不知又改幾次也又如户部銷算錢糧一事因督撫所報不合時價故部議駁回而科道輒有言者以為督撫地方大臣斷無虛估價值肥己行私凡有銷算皆不應駁查及部議已經准督撫之銷算不行再駁則科道又以督撫冒破錢糧如草豆馬匹等項事事皆有虛冒部中不行詳查𬨎徇情面由此

觀之應駮不應駮何者為是兩說俱無定論是皆大者
餘難悉述由此觀之風聞言事明末之陋習此例一開
恐有不肖言官借端挾制罔上行私顛倒是非誣害良
善等弊嗣後如有大姦大貪恭劾得實朕法在必行决
不姑貸

十月甲子

上諭浙江廵撫李本晟曰近來兵民多不能調和爾宜盡
心料理每見各省督撫料理事務所見止在一省不能

通行凡事應悉心區畫從天下大計起見李本晟奏曰

目前惟兵餉最急民富則國裕民貧則兵餉無從

而辦

上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今不易

之理也

康熙十九年庚申三月甲寅

上諭講官張玉書等曰人品邪正固在臣下而鑑別全在

人主從來人心多偽最為難知倘人主明有未至必不

能使其無遁情也

四月庚申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因饑民就食者多增設粥廠恐四方饑民因此而來者愈衆反致流離道路殊屬可憫作何設法令其各歸原籍不致失所饑民内有疾疫死亡者尤屬可憫交與五城作何給以藥餌醫治拯救向來乞食饑民不許入内城令應否聽其出入至於用兵地方殉難諸臣卹典原該事平酌議令應否即與舉行去歲

三冬無雪今春無雨刑獄淹禁人犯恐有寃抑應否即行清理以上數事皆朕意念所及爾等會同各部院詳議具奏此外如有應行應革關切時務者可各抒所見一并議奏

康熙二十年辛酉三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國家事務關係重大必當敬慎詳審令自京所奏政事三日彚送一次朕恐一時有不及檢爾等其詳閱之學士亦公同理事之官如有意見亦應陳

說毋謂大學士等閱畢即緘默不言舊例批紅本發出之事內有不合尚令啓奏今雖已發本章爾等務加公同詳閱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部院衙門大小官員俱分班啓奏甚或一部分作數班朕與爾等皆每日曉起而部院官員分班啓奏殊非上下一體勵精圖治之意嗣後滿漢大小官員除有事故外凡有啓奏事宜俱著一同啓奏

都察院衙門及科道官員無逐日啓奏本章著每日黎明齊集午門如滿漢部院官員有怠惰規避者即行察參又大小各衙門滿漢官員雖該衙門無啓奏事宜亦著每日同啓奏官員黎明齊集午門俟啓奏事畢同散有怠惰規避不於黎明齊集者亦著都察院及科道官員察出參奏

七月己酉

上諭吏部圖治首在安民勸善莫先懲惡必咨詢廉訪責

有專官而後民隱得以上聞姦頑爲之斂戢近聞直隸各省地方多有紳衿勢要土棍豪强及旗下凶惡人員并莊頭等縱暴恣行武斷鄉曲有司畏威而不敢問大吏徇隱而不能糾非特遣大臣巡察難以袪除積弊直隸爲畿輔重地尤宜首先澄清可遣大臣一員前往會同該撫巡歷地方有勢要豪强旗人莊頭大爲民害者廉訪確實惡跡指名題叅重加懲處以警姦徒用安良善副朕移易風俗愛養民生至意

八月庚子九卿議准土司田舜年請開礦採銅

上曰開礦採銅恐該管地方官員借此苦累土司擾害百姓應嚴行禁飭以杜弊端

九月乙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御朝太早各官於三四鼓趨赴朝會殊為勞瘁自今以後朕每日御朝聽政春夏以辰初刻秋冬以辰正刻為期啓奏各官從容入奏九卿詹事科道原係會議官員仍每日於啓奏時齊集午門如有年

力衰邁及偶患疾病俱向本衙門說明免其入奏齊集此外各衙門官員及部院司屬官員俱停其每日齊集著各赴本衙門辦事每月常朝仍應照舊行爾等可即傳諭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四月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邊疆提鎮久據兵權殊非美事兵權久握心意驕縱常來朝見則心知敬畏如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輩亦以不令來朝心生驕妄以致反叛此等事

關係甚大況邊陲將士惟知其統轄之主不習國家法度曩者朕曽降敕於廣西將軍馬承廕馬承廕跪受敕旨諸人皆驚曰我將軍亦跪人耶即此觀之兵權不可令久擅也

八月辛亥刑部議奏正藍旗副都統孫塔哈與都統鄂托渾論事爭詈副都統方額偏徇孫塔哈均擬降革有差

上曰凡事必各出所見互相論辨則是非方明情理可得

若止為首之人獨理事務更無他人與之爭辨豈有不致錯悮者乎副都統與都統乃敵體共理事之官非屬官比也今因一爭詈之事坐孫塔哈如此重罪自此以後為副都統者又誰敢與都統折辨即如部院衙門之事止有尚書立議侍郎知其非而緘默不言可乎孫塔哈人尚可用在軍前頗有効力之處從寬降三級留任罰俸一年方額革去所加級留任

甲寅議政王大臣等議八旗兵丁貧無妻室者官

給資婚娶無房屋田土者令八旗王以下官員人等以上分撥住房田土

上曰所議尚未盡善每房四十間撥給一間如在住室墻垣之内恐有未便或别所房屋或空地築室撥給居住庶不涉於强派其皇莊地土未經議及亦非公私一體之誼應令一并丈量若親王以下富户以上空閒園地房屋情願捐輸入官者著該部奏聞分别議叙

十月癸亥

上諭吏部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務期綱紀整肅吏治澄清庶績咸熙民生樂業以幾郅隆之化部院衙門事務屢加申飭近皆修舉職業勉力清釐惟在外直隸各省督撫衙門積習相沿未盡整飭一切事務不能恪恭勤勵實心辦理督撫為地方大臣果能潔已率屬中正無私則大法小廉交相儆惕吏治自當振興閭閻克臻康阜且糾劾官員關係激勸必莅任既久賢否洞知方可據實指叅貪劣知儆向來督撫有入境即行糾叅者既

未夙悉官評止據下屬揭報即行題參則所劾未盡得實徒為具文塞責果係真知灼見自當不時指參何必拘定遲速又廣西四川地處邊疆官員赴任每多遲悞懸缺久待料理之人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二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凡裁决政務必求至當故於部院奏章雖小事亦未嘗不盡心詳酌近見户刑二部奏事至為繁冗是皆錢糧刑名所關若叢集一時不加詳閲恐

有遺悞前此奏章俱三日一送自今令兩日一送以便
從容詳覽

三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文章貴於簡當可以施諸日用如章奏
之類亦須詳明簡要明朝典故朕所悉知其奏疏多用
排偶蕪詞甚或一二千言冗長堆積動盈几案人主詎
能盡覽勢必委之中官中官復委於門客此輩何知文
義訛舛必多姦弊叢生事權旁落此皆文字猥雜以至

此也

五月丙子

上諭九卿詹事科道等曰御史衛執蒲奏請御門聽政或以五日或以二三日為期其意蓋欲君臣之間政事餘暇稍得休息也夫致治之道務在精勤厲始圖終勿宜有間朕自躬親庶政宵旰弗遑二十餘年以來凡用人行政事無鉅細罔不殫心籌畫早夜孜孜有如一日、

廟禋享必躬執祀事間有不親詣之時皆非得已至於內殿齋居幾微悉謹左右暬御咸所稔知在朕未明求衣辨色視朝日與大小臣工率作省成欲使庶績咸熙以幾至治近念爾諸臣奏事勤勞少展御門晷刻俾得從容入奏實非自圖便安邇年海宇敉寧政事漸簡頃復諭部院事務應歸并者酌量會疏以奏務期簡要速結自此民生日康刑清政肅部院章奏不期省而自省矣若必限定三日五日為奏事之期非朕始終勵精之意

也

九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見部院諸臣每於朕諭令議奏之事皆首以上諭極是回奏朕命諸臣會議者但欲事得其理觀衆議相符否耳並非必以朕言為是令諸臣遵議也爾等可將此旨曉諭諸臣嗣後宜各抒所見勿復因循陋習

十月丁未

上南巡駐蹕沂州先是一應奏章俱三日一送行在進呈

御覽是日遲久不至

上待至夜分數遣閒内閣傳

諭曰奏章關係國政最為緊要朕於廵幸之次昕夕披覽未嘗稍有稽留前此齎本官遲滯業已處分今日何又淹久未至耶毋拘時刻至即呈進朕將宵興省覽是夜漏下四鼓奏章始至比呈進

上即起詳覽徹曙

十一月乙丑

上諭講官等曰朕於政事無論大小從未有草率完結者每在宮中黙坐即以天下事經營籌畫於胷中簡任督撫之時又必詳加察訪蓋一方大吏賢能自能表率僚屬令貪墨之風未必盡除然激勸澄清正欲使之潛移黙化也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七

聖治二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三月辛酉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服色久經定例禁止近見習俗奢靡服用僭濫皆由所司各官視為具文並未實心稽察以致不遵定例嗣後必切實奉行時加申飭務期返樸還淳

恪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務實崇尚節儉之意

五月癸未九卿等以僉都御史姚締虞奏請自今凡大朝之期及大雨大雪俱不啓奏其大寒大暑亦宜酌定間數日一御門應如所請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莅阼以來孜孜圖治罔有暇逸惟期裨益國家乂安兆庶用臻上理非不自知勞苦也但念庶務殷繁一日萬幾若從所請未免始勤終怠且恐不及詳察致有疏畧舛錯於政事得失所關匪細自後大

朝之期一切章奏交送内閣遇大雨雪臨時請旨其祁寒盛暑之時各部院果無應奏事宜方許暫止啓奏朕始終不欲一念倦怠晏安自便也

十二月丁亥朔四川提督何傅疏請武官照文官例離任守制

上諭大學士等曰孝者治天下之本理應丁憂且武官久任非宜在昔唐朝藩鎮驕蹇跋扈皆由久典兵權故耳丁憂之例既定自不致久任矣又

諭曰武臣久握兵權原非良法前令提鎮陛見亦此意耳設要地嚴疆當需才之日何妨臨時酌議況丁憂有關孝道何分文武其令畫一定議具奏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五月甲申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惟自古帝王撫御羣臣百姓政教修明治化流暢與其繩以刑罰使人怵惕文網苟幸無罪不如感以德意俾民蒸蒸向善不忍為非書稱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又稱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唐虞盛時

從欲風動效驗章章如是朕嘗心慕隆古力行教化冀以感發天良偕之蕩平正直之道而人情囂偽風俗頹敝明罰敕法國憲不可以已雖嘗屢行矜恤絕去煩苛終思尚德緩刑乃為至治之極軌自康熙元年以來中外臣民習染澆風爭事詐偽公行賄賂貪冒營求因緣請託作奸犯科頑鈍者恬弗知耻奸黠者恖不畏法以致是非乖謬綱紀漸弛朕親政以後洞悉奸弊加意釐剔振飭憲章務使違律干紀之衆莫能匿𨼆法無旁貸

人無遁情庶幾禁遏頑豪杜塞僥倖近見罹於罪網者漸覺減少但革面未能革心畏罪不如知恥原夫立法之意本欲使人難犯今因法令嚴密羣心日夕恐懼不寧輒思苟免苟免之心切則彌縫之弊深巧偽愈滋亦未可定令欲崇尚德化務存惇大盪滌邪穢一切令之自新除前經審擬完結各案及關係宮殿陵寢河道工程侵欺正項錢糧不議外其内外見令發覺一應枉法得贓行賄與受人員仍革職止免擬重辟照例定罪追

贓其此等未經發覺者悉與寛免有以諭前事叅奏訐
告者一槩不准自諭以後中外臣民須洗心易慮省改
前非守法奉公敦厲廉恥以副朕使人寡過之至意再
有干犯自難曲宥至於旗下閒散官員人等及民間豪
惡黨類並無職任乃攬說公事交結衙門妄行詐詐賄
囑闗通實繁有徒朕皆稔悉嗣後益當恪遵法紀勿蹈
故轍如怙終不悛發覺之時從重治罪決不寛貸爾法
司即通飭内外大小各衙門八旗及内府佐領曉諭知

悉一體遵行

六月辛巳西安將軍希福等請撤回漢中駐防兵

部議不准

上曰蕩平以來漢中駐防原屬無益朕不忍使兵民交困

其輪班戍守及永遠駐防俱令停止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月丙午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黑龍江官兵口糧關係至重屢次轉運

米石并黑龍江墨爾根地方接續所種米數宜加察明

自盛京等處廣運米石以為久遠裨益之計此皆當周詳區畫又發遣彼處游手無事之人甚多其口糧作何酌給前至黑龍江一帶乃徑直通衢往來轉輸斷不至稍有阻滞如蔡毓榮等巨富之人竝殷實之家槩予口糧殊覺未當彼處漢軍皆著察出披甲當差游手無事之人可分設官莊廣開田畝以為恒產令戶兵二部賢能司官迅往逐一察明到日確議具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二月癸亥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覽書籍邊外諸處各蒙古等在明代時屢侵邊境即於伊各蒙古內亦互相戰鬬不得寧謐
太宗文皇帝統馭以來各蒙古皆安靜矣如朕所見三十年來各蒙古俱獲安生極其恬息彼等懽欣稱道謂從來未聞有如此太平令我諸蒙古安然共享昇平者皆出自聖恩所賜伊桑阿奏曰
皇上視天下百姓盡如赤子故使內外之民各得其所如此

己卯

上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曰今歲京畿小民餬口維艱雖數經蠲免錢糧散給賑濟而雨雪尚未及時朕心未安茲雖值新正令節朕軫念小民生計彌切憂勤爾等亦宜體朕軫恤民生至意共加惕厲時廑乃心今當封印之時慎勿各圖逸樂每日皆齊集午門前以救災恤民之道詳悉計議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四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蒙古稟性怠惰不能深計生業往歲小旱即致饑窘朕初意賑贍乏食之人所需有限及觀散給米穀之數至多凡人生業各自勤勉必籌畫終歲之計撙節用度方可不致窮困若每藉賑贍終於生聚無益今正當暄和之時遣通曉蒙古事務重臣會同外藩之諸王貝勒貝子台吉等作何逐家教諭令其各勤生業旗內貧人作何養贍俾安樂利凡此數者當令其規畫久遠詳細商酌著議政王大臣會同確議以聞

十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部院大臣等曰今朕躬已愈但因灼艾未御

乾清門耳朕聽政三十年來無日不見諸大臣共相諮

議今處宮中雖日理奏章未嘗廢事而與諸大臣懸隔

思之如有所失且旗下引見題補諸事恐致壅滯向有

大臣奏事乾清宮之例自明日始仍如常進乾清宮啓

奏

壬戌戶科給事中何金蘭疏言請定御門之期或

三日或五日事應面奏者仍面奏請
旨至尋常奏章俱交內閣照例送進
上曰朕惟致治務在精勤久道期於無斁朕躬親庶政早
夜孜孜靡敢暇逸冀與大小臣工共圖熙績據奏用人
行政條例具舉尋常奏章日煩臨御臣誼難安請酌定
御門之期等語朕三十年來每晨聽政面見諸臣諮詢
得失習以為常今若行更改非勵精求治初終罔間之
道且與諸臣接見稍疎朕衷亦深眷念此奏不准行

康熙三十年辛未五月丙午工部等衙門議覆古北口總兵官蔡元疏言古北口一帶邊牆傾塌甚多請行修築應如所請

上諭大學士等曰蔡元所奏未諳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

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服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

謂衆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峯口一帶朕皆廵閱槩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蔡元見未及此其言甚屬無益諭九卿知之

八月乙未

上廵幸塞外駐蹕烏喇岱

諭扈從諸臣曰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也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五月癸酉兵部議覆兩廣總督石琳等疏稱黎人地方丁田無多不便設立州縣總兵官吳啓爵所奏於黎人地方築建城垣添設官兵之處應無庸議

上曰閱瓊州輿圖周圍皆服内州縣而黎人居中如果此處應取古人何為將周圍取之而在内彈丸之地反棄而不取乎不入版圖必有深意創立州縣建築城垣有累百姓部議不准良是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五月戊戌工部以
天壇一帶挑沙鋪路給過工價繕摺呈
覽步軍統領凱音布奏曰新修之路聽人照常行走不久
又壞應派緑旗兵看守令往來之人止走兩旁勿
行中路
上曰如此禁約殊與朕意不合修葺道路者專以便民也
派兵看守不許行走則修之何用若云禁行中路則看
守之人必并禁及兩旁殊於行人不便仍聽人照常行

走後若毀壞令步兵稍稍葺治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十二月甲午大學士伊桑阿

等奏

聖躬灼艾未愈時際嚴寒乞暫停

乾清門聽政

上曰朕每日聽政從無間斷閒坐深宮反覺懷抱不適爾

諸大臣面奏政事朕意甚快體中亦佳令灼艾視前已

愈國政緊要朕仍照常御門聽理或遇大風甚寒之日

自另有旨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閏三月甲午

上駐蹕寧夏紳衿軍民人等奏請

御製聖訓勒之貞珉光垂萬世

御製碑文曰諭寧夏文武官員兵民人等朕體天育物日
以治安為念雖身在宮庭而心恒周四海頃因措畫軍
務不憚勤勞遠莅寧夏無非為盪滌寇氛綏乂生靈計
也緣邊千餘里土壤磽瘠惟寧夏洪流灌輸諸渠環匝

巡覽所至甚愜朕懷夫農桑者衣食之本積儲者殷阜之源爾官吏宜董勸父老子弟三時力田以盡地利比屋勤殖以裕蓋藏縱使歲偶不登亦可以無憂匱乏若夫秦風健勇自昔為然其在朔方尤勝他郡爾等或職居將領或身隸戎行尚各厲精銳以効干城禦侮之用斯國家有厚賴焉至於忠信慈惠服官之良軌孝弟齒讓生人之大經法紀不可不明禮教不可不肅勿以地處邊陲而不治以經術勿以習尚氣力而不澤以詩書

總期上率下從庶幾馴臻雅化茲乘輿返蹕距靈朔雖
遠而睠念塞垣如在几席爾等誠能敬體朕言將吏協
恭兵民咸理生聚日益厚風俗日益淳則疆圉實有攸
裨朕心亦用深慰慎勿視為具文辜朝廷惓惓牖導之
意欽哉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一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初親政時滿洲無有鬬毆持刀殺人
之事以後漸有犯者及今此風日甚可見習俗寖薄必

使還淳歸厚斯為善耳先時滿洲往往輕斃其家人朕乃立為差等之罰令此風則少息矣

丙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君臨天下無分內外視同一體夙夜勤勞政事凡有益於民者務求必濟至於絶域荒陬之蒙古等無不撫育使各安其業咸遂其生近者巡幸所經敖漢柰曼阿祿科爾沁扎魯特等處見其水草甚佳為孳生蕃息之地而蒙古等漸至窘迫者由其牲畜被

盜不敢夜牧故耳朕察知其情曽著原任郎中李學聖往翁牛特員外郎喇都渾往策妄扎卜主事畬冷往敦多布多爾濟等處以教育之此三處盜賊屏息漸得生理以此觀之其他處蒙古亦應照此例著才能之人教養一二年則蒙古得遂其生矣如其不然雖賞賜頻仍而蒙古不善營生有何裨益況蒙古王等各私其所屬諸凡問罪盡不得其當必遣内地官員教導一切事務始得就理爾等將朕此諭曉示八旗宗室覺羅滿洲蒙

古漢軍內或見任官或革職之人或平人有願往教養
蒙古者著伊等往彼教育消弭盜賊若遇彼處盜案即
與該旗王等會同審理使伊等住一二年即便撤回誠
能副朕諭旨効力勤謹朕當加不次之恩爾等即遵諭
行

十二月甲辰雲貴總督王繼文來京陛
見
上諭大學士等曰督撫乃封疆大臣陛見之時應將有司

賢否小民疾苦詳明陳奏以裨治理夫民之苦樂皆係於官之賢否官賢則民安否則民之困苦無所底止矣是以考察官吏以獎勵廉潔為要令雲南貴州總督王繼文入覲竝不陳奏及此如廣西提督李林盛居官甚優前者陛見所奏絕無隱諱問及廣西武弁賢否皆從公敷陳其言朕皆書而誌之矣

丁巳

上命原任內閣學士黄茂等教養蒙古

諭之曰蒙古之性懶惰田土播種後即各處遊牧穀雖熟不事刈穫時至霜隕穗落亦不收斂反謂歲歉又因盜賊衆多將馬畜皆置之近側夜則圈之宿處以致馬畜瘦斃生計窘乏且蒙古王貝勒貝子公等俱各承襲父爵年在童穉率皆不能教育所屬安輯民人兼之族類性貪見所屬有馬牛刀帶諸物亦必索取遂至困苦難存四散餬口不能禁止亦不能收集是以人皆窮乏爾等至彼查明實無生計者賑給之至於勸善懲惡尤為

要務應會同蒙古王扎薩克等嚴禁盜賊如拏獲係該旗下者爾等即同取供情實立刻正法示懲又必加意鞫訊勿得枉殺無辜蒙古地方多旱宜教之引河水灌田朕廵幸所至見張家口保安古北口及寧夏等地方皆鑿溝洫引水入田水旱無虞朕於寧夏等地方取能引水者數人遣至爾所朕適北廵見敖漢柰曼等處田地甚佳百穀可種如種穀多穫則興安等處不能耕之人就近貿易販糴均有裨益不須入邊買内地糧米而

米價不致騰貴也且蒙古地方既已耕種不可牧馬非數十年草不復茂爾等酌量耕種其草佳者應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賴牧地而已且敖漢柰曼等處地方多魚伊等捕魚為食兼以貨賣儘足度日此故宜知之凡有利益朕不時指示爾等當盡心勉勵以副朕意其王貝勒等爾等宜與和好凡事相商相敬有訓誨之處須服其心馴致協睦蒙古性情怠玩愚蠢者固多然亦樸直但董理教導得宜此輩亦易從也

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興起教化鼓舞品行必以孝道為先節婦應加旌表孝子尤宜襃奬八旗豈無孝子其居官殷實者行孝乃分內事耳貧人克盡孝道誠為非易如有身處貧寒能盡孝於父母者察明奏聞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月甲午朔

上命通政使司左通政張格等教養蒙古

諭之曰蒙古性情怠惰愚蠢貪得無厭不可以內地之法

治之順其性以漸導方能有益初到時亦不可即行給助始若過優後恐不繼宜視其困之漸行補助且蒙古惟信喇嘛一切不顧此風亟宜變易倘喇嘛有犯法者爾等即按律治罪令知懲戒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正月丙午理藩院題青海貝勒納木渣爾尼爾德尼請於大草灘等處遊牧議不准行

上曰貝勒所請亦是彼處誠難居住該衙門應議賀蘭山

等處水草茂盛准其遊牧竟不准行亦屬不合但其䟽請大草灘地方遊牧此係内地人民雜處豈可令伊等居住雖四十九旗蒙古從未有令内地遊牧者該衙門若如此議伊等亦難於再請矣

五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頃御史劉子章條奏二事一言各省應設恤刑官夫地方督撫皆朕簡任之臣倘不堪任用則諸事無一可委者况督撫尚不可委用豈恤刑小吏反

能雪其冤抑乎若置恤刑是徒增地方供應以累小民矣添設官吏全無裨益著還其奏一言莅外任者毋令多帶家口所奏良是漢人所帶有限漢軍有多至數百人者亦有令旗下閒散人隨去者允宜禁飭其令九卿確議以聞

閏六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人謹慎循分猶恐人伺其隙而攻之若多事妄行豈能守其成業至於彼此挾讐陰行誣陷

尤屬可畏急躁之徒不過陷人於一時能陷則陷之不能則已陰險之人一時不能陷後必曲為設計害之其行事尤為狠毒若此等人不特不能禁其身且殃及其後朕聽政四十餘年凡若此者斷不能欺朕也

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人有言部中定例不一不知應遵何例此皆不諳事者國家諸務恃有成例苟無成例何所遵行曩者部中常有欲為人寛免而故從重論者朕以所

議太過駮回彼即從中寬釋朕灼知其弊槩不允行此風今已息矣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八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廣西道御史呂履恒糸直隸巡撫李光地於秋審之事任意決斷夫直隸各省秋審事件督撫按律定罪具奏之後九卿議覆或奉旨改緩決次年督撫按律仍以情實具奏而完結者有之或九卿督撫以緩決可矜具奏而情罪可惡奉旨改為情實者亦有之

秋審人犯皆應正法之重囚督撫依律具奏乃其分也若核其情由酌量處置皆出自上裁凡人命案件部院大臣以及督撫豈有不查律例任意决斷者此等情由呂履恒未必盡知此本著發還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三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覽科臣鄭際泰條奏不諳事務其言八旗兵丁盼望賞賚宜加恩賜前朕大賚兵丁乃赦詔覃恩也今無故而屢加賞賚則兵丁必驕矣因兵丁糞

望而即行賞賚若屢有冀望即屢加賞賚乎鄭際泰又言當設飯廠賑貧民夫設立飯廠賑濟在冬月則可若春間農務方興貧民俱至飯廠就食則無租田耕種之人矣豈不悞農事乎況聚集數千貧民在一處賑濟萬一劫奪驟起何以止之朕是以前遣官數百員往山東分行賑濟方能有裨賑濟之事可輕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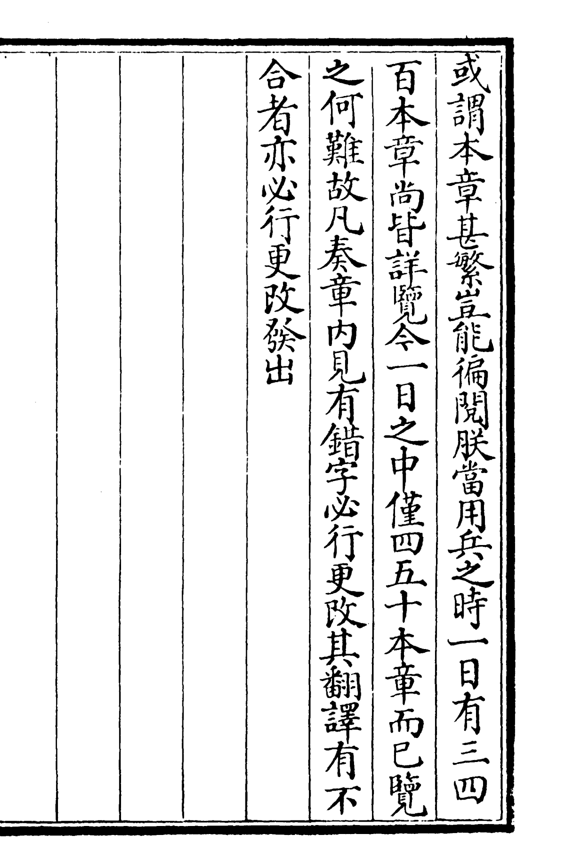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九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院事務已完未完科道官員每月竝

不察奏是以錢糧命盜等案動即經年累月直至事完題奏時始稱逾限一并題參嗣後一應欽件交與某官審理及已完未完該督撫等四季奏聞如部發案件其已完未完亦著本部查明四季奏聞如此則事務不至遲延矣

十二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頃因刑部彙題事內有一字錯悞朕以硃筆更改發出內外各衙門奏章朕皆詳覽外人不知



或謂本章甚繁豈能徧閱朕當用兵之時一日有三四百本章尚皆詳覽今一日之中僅四五十本章而已覽之何難故凡奏章内見有錯字必行更改其翻譯有不合者亦必行更改發出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七